

快活林

評詞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第一回

封建社會太可恨 官貪吏污害黎民

世間多少英雄漢 除暴安良天下聞

四句開詞道罷，引出一段殺富濟貧的故事。從山東東平府往孟州去的陽關大道上，走着三個行人：兩個是衙門中的差人，一個是身穿紅衣紅裙的罪犯。此時，正值六月前後，炎炎烈日當空。兩個解差身揹着包袱，背後斜插一紙公文，手持着黑紅棍，走得氣喘不息，汗流夾背。只見那一罪犯：約三十歲上下年紀，身軀凜凜，高約八尺，胸脯橫闊，脖子上夾着硬棒棒一塊行枷。往臉上看，長得是相貌堂堂，一表非凡。一雙眼光射寒星，兩彎眉渾如漆刷，玉柱鼻端端正正，四字口見角見楞。此人是性情豪爽，骨健筋強，殺富濟貧，見義勇爲的大英雄，姓武名松，人稱醉金剛，因他排行第二，又稱武二郎。只因在陽穀縣替兄報仇，獅子樓前殺死了惡霸西門慶，提頭到公堂自首請罪。縣官呈報東平府，由東平府府制派兩個解差：一名董勇，一名薛霸，押解武松到孟州充軍。一路上，望紅杏，奔桃林，走村莊，過峻嶺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非止一日，這一天來到孟州。只見街道寬闊，生意買賣熱鬧；行是行，商是商，京廣雜貨白布莊；茶館酒樓，應有盡有。兩個解差到州衙內下了公文，交了差，回歸東平，不在話下。

武松到孟州後，另由人役把武松送往當地牢城營收

管。武松來到單身房內，只見牢裏衆犯人一個個都是衣裳破爛，大補釘，二補釘，補釘探補釘；大窟窿，二窟窿，窟窿連窟窿，蓬頭垢臉，面黃飢瘦。其中有人說：『好漢！你是新到這裏，有什麼人情書信，或者有銀錢，停一時有差人前來，就要趕快拿出交付與他，等到挨殺威棒時，便可以打得輕些；如若不然，上去三扁担，回來扁担三，打得你皮開肉綻，不死也要脫層皮。他們可不和你講客氣，豈不知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」，我和你都是一樣罪犯，所以前來通知與你。』武松聽了，冷冷帶笑：『謝謝弟兄們的指教，俺武松有的是金銀財寶。若是他們說好話來向我要，俺倒要講講交情，送點給他；他們要是硬行無理，俺是一文沒有！』罪犯們說：『好漢！話可不敢這樣說。要知道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「光棍門前亮堂堂，瞎子門前打道牆。」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你要小心在意！』

正說話時，見牢欄外來了一人，衆囚徒吓得面如白紙，一個個戰戰的散開了。武松抬頭一看，見來人青衣小帽，淡黃色臉膛，蒜白子頭，小圓臉，窄腦門，短眉毛，三角眼，黃眼珠滴溜溜亂轉，小鼻子，薄嘴片，兩腮高聳，兩腮無肉，下巴壳留着上七下八的鴛鴦鬚。年約三十七、八歲。武松一見此人，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輩，眼睛一斜，也不去理睬他，只管收拾自己的東西。來人並非別人，他是管營老爺手下的一個差人，原是孟州城一個無賴，後巴結上管營老爺，做了班房頭等紅人，專在犯人身上打主意。他用手一指：『喲！大胆武松。當日你在陽穀縣充當都頭，也是佞眉帶眼的人，人情禮路也該懂得。你可知道

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監牢之中，可是寸草不生哪！」武松聽了，把粗眉往上一立，大環眼一瞪：『俺武松不懂得你說的是什麼鬼話。你不過是靠山啃石頭，靠水撈雜草之輩。我這裏有兩個重如泰山的金拳頭，恐你搬它不動！』差人一聽，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胆邊生，你看他掉轉身，好像一頭出圈的叫驢哇啦啦直奔前廳。不多時，領來了五六個人役，邊走邊喊：『帶武松！帶武松！』武松應道：『不要你們鷄貓子喊叫，武二爺在這裏，別那麼大呼小叫的！』來人把武松推的推，扯的扯，一直帶到前面點視廳。武松抬頭觀看，只見：三四十名人役，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黑黑白白，醜醜俊俊，列站兩廂，護着堂威。公案後坐着一位老爺：年方五十開外，頭戴烏紗，身穿官衣。白淨面皮，留着蒼白的八字鬚。武松走上前去，施禮打躬，往上叩頭：『參見老爺。』老爺問：『有刑無刑？』兩旁人役答聲：『有刑。』老爺說：『去刑。』這才與武松卸了刑枷。

「下跪何人？」

「罪民武松。」

「武松！你家住哪裏！爲何充軍來到此地？你應當依實而招。任你混身是鐵，你可知官法如爐！」

「啓稟老爺！罪民家住山東清河縣，在陽穀縣充當都頭。只因西門慶害死我兄，是我在獅子樓上，一怒之間，殺死了惡賊，替兄報了冤仇，提頭到公堂請罪，縣太爺呈報東平府，才將我充軍發配來到孟州。」

武松把發配情由剛剛講說了一遍，只看老爺圓睜二目。

一拍驚堂木：『啣！好你武松！來到老爺三尺法堂，你可知道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制度！初到充軍罪犯，定要打一百殺威棒。左右！與我看刑伺候。』衆人答應了一聲，各執棍棒，一湧齊上，把武松扳倒在地，有的騎在脖子上，有的壓住大腿彎，眼看就是一頓亂棒！

第 二 回

眼看武松就要挨打，從屏風後轉過一個人，站在老爺背後，在老爺耳旁咕囁了一陣。也不曉得說些什麼，只見老爺把手一擺，且慢動手，亂嘈嘈的一堂衙役，霎時變得鴉雀無聲，靜聽老爺的吩咐：『武松千里迢迢，登山涉水，一路風霜勞苦，暫且寄下殺威棒。』老爺說罷，袍袖一擺，退堂而去。那個被武松罵了一頓的差人，沒有在武松身上出得怨氣，垂頭喪氣的把武松又送回單身房內休息。

衆罪犯聽說武松沒挨打，寄下一百殺威棒，個個都替武松捏着一把汗，都說：『不是好意，晚上必來害你！』武松問道：『你待怎講？』一個說：『有兩種害你的方法：一個是盆吊，一個是土布袋。』武松問：『什麼叫盆吊？』這人說：『到晚上叫你吃了兩碗米飯，趁你肚子裏滿腔，把你送到後邊土牢以內，將你綑綁起來，塞着你的七竅，用草席捲了起來，倒捆在牆上。不過一個時辰，就

要了你的性命，這就叫做盆吊。』武松說：『什麼叫土布袋？』這人說：『也是叫你吃飽肚皮，綑了起來，塞着七竅；用布袋盛了沙土，壓在你身上，不消一個更次就死，這就叫做土布袋。』

正說話時，只見幾名人役抬着一個大飯盒和一罈酒進來，說是：『武都頭！請你用飯。』武松等人役走後，打開飯盒一看，是四暈四素八個盤，一大碗三鮮湯，一大盤熱饅頭；一看酒是陳年紹興酒。武松拿碗舀出一碗來，定睛觀看，此酒稠濃濃，香噴噴，黃湯掛碗。心中暗想：『頭等蒙汗酒打旋，二等蒙汗酒起花，三等蒙汗酒發混。這酒一不打旋，二不起花，三不發混，並沒有蒙汗。當真是吃過飯後才來害我，可又爲什麼是這樣好的酒飯？』他想了又想，天已不早，肚子裏實在餓的荒，下定決心，吃了再說。當時武松狼吞虎嚥，吃了個一足二飽。飯後又有人送來衣服、木盆、熱水，請武松沐浴更衣，這時武松真是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頭腦。

天色向晚，武松關了房門，坐在屋內，閉目養神。直到天交二鼓，不見動靜，屋裏悶熱得一氣不透，坐臥不安，他悄悄地開了房門，來到院中，只見明月當空，紅星數點，牢房周圍，萬籟無聲，想起前情，不覺對清空長嘆了一聲。一陣夜風吹過，精神爽快。心中自忖道：『營中的衙役對我並沒有十分看管，不如我暫且到外面溜動溜動，瞭望一番。』想着想着，點步擰腰，竄上屋脊，出離牢城營；從城牆上跳下來，蹠過護城河，一直往東，心中更覺爽快，精神突漲，磕膝碰胸，脚打着屁股蛋，擦擦擦……

一氣跑了七八里。正要往前再走，見大路南沿閃出黑壓壓一片松樹林。武松心想，我一氣跑了不少路程，身上也覺疲倦，我不免進入松林休息片刻。正要跨步直奔松林，見大路上一條黑影，在月光下來回搖幌，其行如飛，其快如電，由正西直奔正東。武松好奇心盛，知道此人一定是江湖綠林道上的朋友，必定出外有事，錯了日程，才在黑夜趕路。他心裏想了一想，正要移步到林內休息，忽然心中一動：『近來道路不寧，匪賊、淫徒日增，我看此人行走慌忙，不免跟踪前去觀看他有什麼舉動！他若是好人還則罷了，若是匪賊、淫徒，順便殺死，也替百姓除一大害。』當時武松出了松林，一直在後緊緊追趕。一氣追了有四五里遠，觀前面有黑黯黯一片村莊，白線順街道只往前奔。武松也跟進村裏，藏身在一棵大樹背後。只見這人打着火摺子，對影壁牆上一照，然後擰身上房，越樓登廈，滾脊爬坡，往後宅而去。武松在後緊緊追趕，看這人頭道院不落，二道院不下，直奔三道院。心中暗想：『此人不是斷了盤纏。若是偷盜，頭道院客廳內有的是古玩玉器；二道院有的是金銀財寶；此人直奔三道院，莫非是採花淫賊？不是採花淫賊便罷，如若是採花淫賊，我要替百姓除一害，與被姦污死過的婦女們報仇雪恨。』只見賊人來到四道院花園中才飄身落下，順甬路往北面一座樓房前奔去。到得樓下，膀肩一踢，腰眼一斜，用了一個平地拔碑旱地拔蔥的功夫，噌！蹦上樓去。一個張飛驅馬，翻過樓欄竿。看賊人右手抓刀把，大拇指一按刀的彈簧，從背後拽出一把明亮亮陰森森的柳葉尖刀，對門縫「喀嚓」「喀嚓」撥

開了房門，鋼刀還匣，用膀肩輕輕推開房門，側身進去。這時武松從房上一個燕子投井式，頭朝下脚朝上往下一栽，眼看離地還有四尺，把頭一抬，一個哪吒倒折風火輪，站穩身形，往前緊走，到得樓下，擰身竄上了樓。看東間燈光一亮，就知賊人把燈點着了。武松這時輕輕移步，來到東窗戶下，用唾沫潤濕窗櫺紙，用木匠吊線之法，閉左眼睜右眼往裏觀看。見房裏站櫃、臥櫃、描金櫃，珠翠圍繞，靠窗戶擺着一個梳粧台。後山牆鋪着一張八步頂子床，水紅幔帳，上綉着丹鳳朝陽，鸚哥綠的帳緣，上綉着南屏金的牡丹花，下垂五彩燈籠穗。賊人用手掛起了幔帳，只見床上睡着一個如花似玉的美貌姑娘，上蓋一床大紅綉花般的絲棉被。賊人手拍鴛鴦枕：『小姐醒醒！』姑娘聽到有人喊叫，微睜惺忪眼，折身坐起。一見床邊站着個夜行人，姑娘趕快雙手一拉被子，兜住脖項，護着上身，然後打量賊人。看他年方二十上下，中等身材，寬膀肩，細腰幹，扁面胸脯。頭上戴着一頂六楞抽壳素白緞壯帽；三色翠藍疙瘩壓頂，鑲金邊，穿銀線，頂上連着寶珠串，百摺疊，百摺窩，週圍串着玻璃顆；上綉南屏金的藍色海棠花；底上三棚一百二十八顆藍白絨球，滿頭招展；三尺黑齊眉罩絹，迎門高插三尖刺古葉，髮邊斜插水紅絨球，拳頭恁大，金絲銀梗帶綠葉，上綉着綠油子，撲冷冷上下飛打太陽筋。身上穿：白緞子緊身小衣，納前納後，納左納右；兩膀肩納的是日月圖；走銀線，挖藍雲，十三太保的銀扣鼻，寸白骨頭扣紐對襟；藍絨繩打就的十字絆，左套玉環，右套玉珮，雙套巧連環；一巴掌寬五彩絲鸞帶扎着

腰，上綉蝴蝶鬧梅，暗藏八寶，雙掖虎頭扣，二龍吐鬚，穗頭下垂，長約八寸，飄灑胸口；白緞子騎馬蹲喬叉子褲，上綉獅子滾綉球。脚上穿：走三環，帶鈕扣，搶薄底，雲溜跟，大綠芽。平升三級，鷹拿燕鵲，黑緞子抓地虎快靴。往臉上觀看：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鼻如懸胆，唇賽丹珠。姑娘心中暗想：『好俊品人物，可惜身入賊道！』這才說：『賊人，半夜三更，來到我閨閣綉樓，想必是斷了盤纏，我那箱櫃裏有的是金銀財寶，可以拿去。』只見賊人說道：『小姐！我非是要你的金銀財寶。因你長得如花似玉，小姐如有憐香惜玉之心。賜給我鸞鴦倒鳳，我可以夜夜前來，奉陪小姐追歡取樂。』『呸！惡淫賊！你稍站片刻，聽你家姑娘良言相勸。你豈不知：烏鴉反哺，此爲仁也；蜂見花而聚其衆，鹿得草而鳴其羣，此爲義也；羊羔跪乳，馬不欺母，此爲禮也；蜘蛛網羅捕食，螻蟻屯穴避水，此爲智也；鴻雁春去秋來，鷄至五更而鳴，此爲信也。像你這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，不如飛禽走獸！你身入賊道，也是你家門不幸，上爲賊父賊母，下爲賊子賊妻，終身爲賊，世世爲賊，一旦身入法網，遺臭萬年！你可知道：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；人之恆情，己之恆情。依我良言相勸，你要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；將來光於前裕於後揚名聲顯父母，哪些不好？』賊人說：『小姐！豈不知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月裏嫦娥愛少年！』姑娘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！也是我紅顏薄命！惡賊！任你說得天花亂墜，想與你家姑娘成其苟且之事，萬萬不能！』賊人嘿嘿一陣冷笑！『丫頭！從下此事，倒還

罷了！如要不然，我叫你刀下作鬼。』姑娘牙關一咬：『要殺便殺，何必多說！』只看淫賊雙眉一立二目圓翻；右手抓刀把，大拇指扣崩簧，「咯崩」！琤瑯瑯！鋼刀出匣；左手抓住姑娘髮髻；右手鋼刀往上一舉，前對牙岔，後對頭髮，這回姑娘想逃性命，可就難上加難了！

第三回

眼看姑娘性命難保，武松在窗下心想：『此時不救，更待何時！』這才用丹田之氣，叫了聲：『惡淫賊！胆敢夜晚之間，調戲良家婦女，還不出來受死！』賊人聽見外邊有人喊叫，「撲」一口氣吹滅了燈，點步擰腰，竄到外間，順手抓了一把椅子，往外一扔，緊接着往樓門外一縱身來到樓口。看庭院中站定一人，這時賊人使了個斜插一桿旗平雁落沙灘的姿勢，站到當場，冷冷帶笑，說是：『什麼人竟敢攪亂大太爺的美事，通名報姓。你家大太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』武松說：『你家太爺我姓天名地，號叫揍人。小子！通上你的名姓。』惡淫賊手拍胸膛：『要通上爺的名姓，嚇破兒的狗胆。』武松說：『爺不怕，說吧！』賊人說：『你家大太爺家住孟州城東十五里快活林，姓胡名高，綽號人稱玉面狼。我家恩師蔣門神的便是。你可知道俺爺們的厲害！依我良言相勸，趕緊逃走。牙縫喘出半個不字，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』武松聽罷

哈哈一陣大笑：『小輩！不要誇海口冒狼烟，撒你的兵刃過來。』

這時賊人一個箭步蹦到武松面前，單刀往上一舉，朝天一柱香，力劈華山，對武松頂樑穴就是一刀。武松眼看刀離面門還有四指悠遠，不慌不忙往右邊一跨步，閃開身形，賊人一刀落空。武松乘勢往前一上步，左手抓住賊人手腕，順手牽羊，懷中一帶；伸右手，丹田較勁，內練一口氣，外串筋骨皮，肩貫肘，肘撥手，氣達脉門，行於五指；這時攢拳如疊饅，四楞帶八角，伸拳如瓦礫，再攢拳如疊餅，對準賊人一個餓狼掏心；一撒左手，就聽「砰」的一聲，把賊人打出有八尺開外。賊人一溜滾身，骨碌！骨碌！骨碌碌碌……一個鯉魚大翻身，站起身形，兩腿一縱，腰桿一擰，「噲」！竄上房去；藉低沿高，藉高沿低，不顧命地往前奔跑。你看他，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似漏網之魚，正是：

鯉魚脫却金鈎去，搖頭擺尾再不回！

武松欲待追趕，猛想起自己是個罪犯，身不自主，不是抓光露臉之時，不覺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！』這才是：

龍吸千江水，虎登萬層山。英雄不得第，仰面嘆蒼天。

當下武松掉轉身，勾奔孟州牢城營，回到自己房內，倒頭就睡。

第二天天明，開了房門，又有人役照常送來洗臉水和早點，武松心中暗想：『我來時衆位罪犯都說有害我之意，我也是這樣想，爲何這樣慇懃款待？……』這天晚上

又是幾個人抬着飯盒和一罈酒進來。武松實在憋不住啦，就問來人：『你們是什麼人派來的？』來人微微帶笑：『好漢爺！是管營老爺的少爺叫我們來的。款待不週，望好漢爺担待一二。』武松說：『我是一個罪犯，與你家少爺素不相識，非親非故，爲何這樣以禮款待與我？』那人說：『小人不知。只是少爺吩咐下來，叫我們這樣伺候好漢爺。』武松問：『你少爺是誰？』那人說：『我家少爺姓施名恩，外號人稱金眼彪。前幾天在點視廳前，要打你一百殺威棒時，出來暗地替你講情的那位少年公子，便是我家少爺。』武松心中暗想：『大概他久聞我名，是否要我與我結交朋友。如果是真的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什麼樣人。』這才說：『快去請你家少爺出來，與我相見。』那人說：『小人不敢。我家少爺說啦，叫小人款待好漢爺半年三個月以後，他才來與你相見。』武松用手一指：『呸！不要胡說！快去請你家少爺出來見我，如若不然，你可知道俺武松脾氣不好，伸手就要打人！』那些人心中害怕，只得連聲說：『我們去請！我們去請！』去不多時，只聽外面踏踏踏脚步聲響，有人喊了聲：『我家少爺來了！』

武松抬頭觀看，從外面進來一人，看年紀大約有二十四五，中等身材，細腰扎背，雙肩抱攏。頭上戴着：水紅緞子的前低後高包耳護項插花武生公子巾，左綉盤龍張牙舞爪，右綉彩鳳展翅搖搖；三尺黃綾罩絹；迎門高插七朵素絨球，中間嵌着一顆寶珠，熾熾放光；鬢邊斜插藍絨桃。身上穿的是：水紅緞子的武生公子氅，用珍珠瑪瑙五色

寶石串就的底上三棚花。上一棚串就的喜鵲登枝百花扣，二一棚串就的鯉魚穿蓮鶴鴛門；下一棚串就的五子登科福祿壽。白護領、白水袖，白緞子中衣，金線縫銀線納，只綉着粉蝴蝶子絨線花。脚下穿着一雙三星寶藍緞子的快靴。黑漆漆兩道寶劍眉高挑入鬢；二目一瞪，骨碌碌眼珠亂轉，金光繚繞；臉色白中透紅，紅中透亮，亮中透潤。手拿着一把泥金摺扇，一搖三擺，來到武松面前，滿面春風，笑容可掬，抱拳秉手，曲背躬身：『兄長請了，在下施恩有禮！』武松急忙還禮：『小可本是一個罪犯；自從來到孟州，未曾拜見兄長，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識，爲何這般相待！』施恩叫聲：『兄長！請坐盤話。』當時有家人獻上茶來，茶罷落了空盞，只見施恩說道：『小弟久聞兄長大名，如春雷貫耳，皓月當空。今日一見，真正是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！』武松說：『担不起兄長這樣誇獎——適才有人言講，你要在幾個月後，才出來與我相見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』施恩說：『既然有人役告訴兄長得知，小弟不得不說。只因兄長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，轟轟烈烈的大丈夫，一位俠肝義胆的英雄好漢；又兼能奈出衆，武術高強，橫推八匹馬，倒拉九牛回，上山擒虎豹，入海捉龍蛟，所以小弟有一件事告求兄長。』武松問：『什麼事？』施恩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！提起此事，一言盡！小弟自幼也學了一身武術，在孟州境內，小弟有一綽號，人稱金眼彪，在此孟州城東十五里，有一座大鎮，地名叫做快活林，是山東河北通行的大道，生意興，非常熱鬧，我在那裏開了一座酒館。前幾個月有一惡霸姓

蔣名忠，外號人稱蔣門神，見我那裏生意最好，因此打了我一頓，霸佔了我的生意。』武松心中暗想：『那日夜晚採花淫賊胡高，言講他是蔣門神的徒弟。』便說：『實不相瞞，我對蔣門神也略知一二。』施恩問：『兄長如何曉得？』武松這才把那日夜晚之事詳細說了一遍。施恩點一點頭：『兄長！蔣門神不光縱容弟子採花捏朵，他自己在快活林一帶，更是無惡不作：霸佔好人家的田地，謀奪好人家的財產，姦淫民間婦女，暗地截殺過往客商，坑害百姓，作威作福。當地人民，提起蔣門神，無不切齒痛恨！』武松聞言，心中暗怒：『蔣賊作惡，難道官府就不去過問嗎？』施恩嘆了口氣：『唉！你豈不知官府裏黑暗得很。那蔣賊與孟州城兵馬都監張蒙方以及我們牢城營的張團練，都是八拜結交、狼狽爲奸、漁肉鄉民、通統作弊的狗黨。此人又是一身好武術，所以我才被他打了。家父是這牢城營的管營，沒有他們的勢力大，無法報仇。現今大哥到此，望祈與小弟打倒蔣門神，出了這口冤氣。不但小弟感激兄長，就是快活林一帶黎民，也能受到兄長大恩大德。只是兄長由東平到此孟州，千山萬水，一路風霜勞苦，身體困乏。況蔣賊能爲出衆，手下打手又多。他還有兩個徒弟：二徒弟胡高你已經知道，這大徒弟人稱活張飛，名叫曹保，手使一桿烏櫻皂蓋槍，雖無周公謹之才，却有王之勇，我想兄長還是休息幾個月，待氣力復原後，再剷除這個惡霸。』武松聽了，不由得一陣哈哈大笑：『施賢弟！俺武松去年害了三個月的瘟疫，景陽崗也曾三拳兩腳打死了一隻猛虎。想那蔣賊該有多大本領；難道說

他能站起頂破天，坐下壓塌地不成？米粒之珠，他能放多大光華！憑我一身功夫，定要與你報仇雪恨，任蔣賊混身是鐵，我也要把他砸扁磨明！』武松說罷站起身形，這就要勾奔快活林，捉拿蔣門神。

第 四 回

武松要正勾奔快活林，捉拿蔣門神，施恩急忙上前攔住，說道：『兄長！暫息雷霆之怒，你看天色已晚，兄長還沒有用飯，要去也只能明天一早前去。人來！擺飯伺候！』當時推武松坐在上首，施恩下首相陪，親自執壺把盞，相敬武松。真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悶在愁腸睡睡多。

當晚武松歡喜飲酒，放開肚量，吃了個八成醉，飯後休息睡覺，一夜無話。

等二天，吃過早飯，施恩給武松送來衣服一套，武松脫下牢囚罪衣，換上一身黑虎縐緊身對襟小衣；素白縐打就的十字絆，勒挽巧連環，下穿一件黑虎縐騎馬兜襠滾褲；腳下穿上一雙魚鱗扳尖撒鞋。外罩黑緞子英雄大氅，頭上戴着一頂黑緞子軟壳壯帽，迎門高插三尖刺古葉，鰓角斜插一枝白絨球，真是：人要衣裝，馬是鞍裝。看武松頂樑穴透千層煞氣！臉面前疊百步威嚴！精神百倍！一表非凡。

施恩帶領三四十名人役，同武松出離了牢城營，順大路，直奔快活林。這時正是七月間天氣，炎暑未消，金風乍起，武松只是覺得心中焦躁。來到快活林集鎮以外，武松問明了酒樓所在，叫施恩同衆人先躲在一邊，自己甩步搖肩，進了鎮裏，只見京廣雜貨，一應俱全，來往客商衆多。真是萬商雲集，車水馬龍，推車的，打担的，籠漏鍋的，賣蒜的，南來的，北往的，東奔的，西跑的；吵吵嚷嚷，熱鬧非常。武松一直勾奔十字街口，路南閃出一座酒店，五間門面；橫匾上，藍底金字，上寫：『河陽風月』；兩旁一付對聯：上一聯寫的是：『醉裏乾坤大』，下一聯配的是：『壺中日月長』。武松叫：『僮倌！』就聽裏面說：『有有有！』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計，面帶笑容說：『客爺！吃酒嗎？』武松說：『正是吃酒。』『樓上有雅座，客爺請吧！』武松來到樓口，腳踏樓梯，通通通……通嚨！上得樓來，武松抬頭觀看。樓上吃酒的已經滿堂。只見靠東邊後窗戶下，有一張八仙桌，大理石的桌面，兩把太師椅。武松往上首一坐。樓上僮倌，一身短打扮，圍着白圍裙，肩膀上搭着一條白手巾，過來擦抹桌案，打上手巾把。武松擦過了臉，僮倌問道：『客爺！吃什麼酒，要什麼菜？』武松說：『上等酒席來上一桌，花燴、白乾、紹興三碰頭的酒給我來上兩罇。』僮倌來到樓口：『灶上的聽真，樓上的客，要上等酒席一桌，花燴、白乾、紹興三碰頭的酒來上兩罇。』就聽底下說：『是啦！』你看吧，煎的煎，炒的炒，端的端，跑的跑，煎炒烹炸，鷄魚鵝鴨，擺滿了桌面，這時武松大吃二喝。猛抬

頭，往窗外觀看，只見後院亮廳以內，坐着一個女子，十分俊俏，滿頭珠翠，一身鸚哥綠，手拿圓扇，坐在那裏乘涼。看那女子面上透漏出妖淫之色。武松心中暗想：『這必是蔣賊的家眷。嗯！我心自有主意。』隨叫：『僮倌！』僮倌來到跟前說道：『客爺！莫非酒寒、菜涼、不對口味？』武松說：『不是！我且問你，亮廳以內，那位女子，她是你店中的什麼人？可以叫來與我陪酒，以解我單人吃酒的煩悶。』僮倌把臉一沉，說道：『客人！不要胡說亂講，那是我家蔣爺的第七房夫人。你胆量不小，竟敢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邊拔毛！你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！叫我家員外爺知道了，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這是何必！』武松聞言把手一指：『咚！好你僮倌！不管那女子是你驢爺馬爺的夫人，叫過來與我陪酒還則罷了，如若不然，我叫你知道爺的厲害！』僮倌把眼一瞪：『好你不識時務的東西！你不要胡說八道，滿嘴放炮！不認字也要摸摸招牌！竟敢來到快活林撒野，這還了得！』武松本來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不是真要叫人陪酒，這只是要激惱出蔣門神來。你看他假裝惱怒，竊劍眉，翻虎目，緊挫鋼牙；一伸右手，照定僮倌臉上，就是一掌。只聽乓的一聲，僮倌搭嘴接着了。『好你小子！竟敢打人！你不要走！』只看僮倌飛跑下樓。這時樓上飲酒客人都替武松捏了一把汗。大家知道蔣賊惡霸一方，又勾結官府，怕連累了自己，就紛紛下樓溜走了。

武松又飲了兩碗酒，大踏步下了樓，出了酒館，一個蝴蝶拜風，甩去英雄大氅，左手抓頰窩，右手扯底襟，唧